

风雨无阻^①

① 风雨无阻：日语读作 *uten kekkoo*，*uten* 即下雨天的意思；*kekkoo* 即决心实行、断然进行的意思。

那个公园在西宫市的甲山森林公园的一角。大概二百平方米左右。清晨和上午会有散步的人们在树阴下的长椅上稍事休息，从黄昏到夜晚则会稀稀落落地见到一些并肩私语的情侣们的身影。因为附近没有民居，所以这里的环境并不适合母亲们带着孩子游玩，园内没有设置任何游戏设施。

事件发生在十月三日。

田野、柏木两位警察巡逻至那个公园并非日常事务。因为白天接到管理事务所的职员报告：“发现了好像是吸毒的痕迹。因为也有居民反映曾见到高中生模样的男女有不良行为，所以希望来巡视一下。”于是他们决定去看一看。当天夜里，甲山一带从晚上八点钟左右开始下雨，十点过后便停了。虽然想到那帮弄到毒品的家伙们聚集起来可能时间还早，但因为雨停了，两位警察决定出去转一转，便骑自行车出了派出所。

毕竟是雨后的深夜，公园的小路上不见一个人影。没有情侣，也没有带爱犬来散步的人，除了树叶飘摇的声音之外什么也听不见。这是一个秋风怡人的夜晚。

据传有吸毒痕迹的公园里看起来也没有任何人。但是，既然到了这里，还是决定到里面的亭子去看看。在充满童话

色彩的红色尖屋顶的下面只有两只木桩形状的桌凳，从那座亭子的入口附近看去也不见任何人影。

下了自行车，来到相距十米左右的地方，警察们注意到桌子的下面露出了人脚。二人对视了一眼，小跑过去一看，一位身穿红褐色夹克的女子趴倒在地上，短发间可见裂伤样的痕迹。是死是活一瞥之下无法判定。

“喂喂，你，要紧吗？”

河野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膀上问道。侧耳凝听反应，传来了微弱的呻吟之声，宛如虫子的呼吸一般。那女子微微转过脸来，仰视着警察们。

“坚持住 我们马上叫救护车！”

在柏木说这句话的同时，从女子的口中吐出了完整的句子。两位警察赶紧凝神细听。

“……原谅他（她）。”

略显厚重的嘴唇仍然像寻求氧气的金鱼一般一张一翕地动着。

“什么？”

河野反问道。

“好了。……因为、我、要原谅他（她）”

“你说原谅谁？是干了这种事的家伙吗？”

河野探身凝视着女子的脸问道，但没有回答。仿佛要传递的信息已经传递完成似的，一下子垂下了头颅。而且，似

乎意识已经混乱，眼中迅速失去了光彩。

虽然不知道她是何时躺倒在这里的，但恐怕已经太晚了。一直在苦思冥想的柏木满脸疑惑。因为他觉得女子的脸似曾相识。

2

第二天，十月四日。

我，有栖川有栖，和大学时代的友人火村英生一起来到那个公园。不是为了享受散步的乐趣，而是为了调查杀人事件。

亭子的水泥地上，还有用粉笔画出的人形，我们坐在大约二十米开外的长椅上，听兵库县警调查一课的桦田警部介绍案情。

“被害人是在没有弄清被谁袭击的情况下断气的吗？”

对于火村插入的提问，桦田警部用配音演员一般低沉的声音答道：“是的。”

“对两位警察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两句话之后，就对这个世界无所留恋了似的，很快就断了气。即使救护车飞驰而来也无济于事了。”

“是要庇护犯人吗？”

对我这个无聊的提问，他慎重地答道：“也许是有的。”

“受害者好像是意识到眼前的人是警官 才说：‘干了这种事的人我已经宽恕他了。所以 请不要追究谁是犯人了。’但是，她在意识模糊之下也许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如果她是在庇护犯人，那一定是很亲近的人了。而且，被害人也可能想‘被这个人所杀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有过错。原谅他（她）吧！’”

“别多话！”火村制止道，“事实上她为什么说那些话，已经无法向被害人确认了。”

“话是那么说。”

我耸耸肩不再说话。因为下面警部大概就要向我们介绍被害人身边人物的情况了，助手还是老实呆一会吧。虽然所谓助手，只是为了和火村同行的借口而已。

实际上我的职业并非“助手”，而是推理作家。从大学时代开始交往了十多年的火村是在京都的私立英都大学讲授犯罪社会学的副教授。我并不是一个风格特别奇异的小说家，而火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则的确与众不同的，不只是对犯罪的现场以及相关人员进行实地调查，而且其研究范围还包括参加警察的调查。那也并非是非单纯到场实地考察调查过程，积极地探明真相追究罪犯才是他的工作作风。我把这样的火村称为“临床犯罪学者”，京阪神的警察都非正式地认可有实绩的他参与调查。他是优秀的研究人员和侦探，拥有奇异的才能。

“对于被害人白石七惠我一无所知，她是那种树敌很多的女性吗？”

从法律学、心理学到法医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且长于语言学的火村副教授，对于当红的女随笔作家也是一无所知。

“我也只是知道这个名字而已。”

横田警部坦率地说道。他们没看过白石七惠的书是很自然的。因为她写的东西都是针对二十岁到三十来岁的女性的。连我也从来没读过她那些封面色调柔和的书籍，只是时常会在出版社寄来的小说杂志上看到她的短文。她那对于身边诸事略显偏激的随笔，令我时而产生共鸣，时而又会有些反感。

“作为随笔作家——近来称之为论文作家还是专栏作家？——好像挺受欢迎的。听说也写些游记之类的。有栖川先生应该很了解吧？”

“她二十五岁之前曾经在西班牙生活过，出过几本旅居记，不过那和游记意趣并不相同。主要是一些思考现代女性生存方式的内容。两年前初登文坛，书名是《风雨无阻》。据说随笔的主题是昂首向前、冒雨行进，其内容积极……”

话说到这儿顿了下来。这时，警部说出了我也想到的这句话：

“（《风雨无阻》）真是很有讽刺意味的篇名啊！写了这种书的人就在雨天里被杀了。”

“你们认为犯罪就发生在正下雨的时候吗？”

火村看向亭子的方向说道。

“不是不是。”警部慌忙收回。

“应该说是在雨夜里被杀的，被害人遭袭似乎是在雨停之后。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在亭子附近发现了可能是她的足迹。如果她是在雨中来到这里的，那些足迹就不应该留下来了。”

“是被害人鞋子的痕迹吗？”

火村问道。

“也请先生实地检查一下。虽然是女式皮鞋的鞋印，但因为轮廓不清，所以无法断定是否被害人的足迹。也可以认为是被害人来到亭子之前，与事件无关的什么人走过的痕迹。”

我明白了警部的意思。可以推断，如果足迹是白石七惠本人的，那么她在亭子里被杀应该是在雨停之后。而如果足迹是她之外的人的，那么虽然濒死的白石七惠倒在长椅的后面，但决不可能看不见她的身体，所以一定会立即呼救。之所以没那么做，是因为在亭子里的白石七惠还活着，她被害是在那人走过之后的事情。所以他说：“被害人遭袭似乎是在雨停之后。”

“虽说如此……‘风雨无阻’ 聽——”

警部抱着胳膊沉吟道。他似乎感觉到了那句话的言外之

意，而我和火村却是在稍后才明白其含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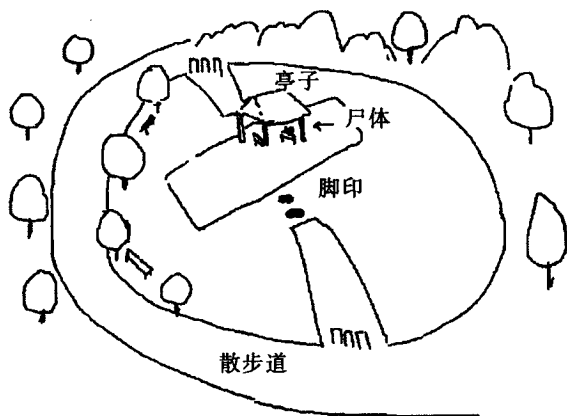
“那么，请过来看看吧！”

警部“啪”地拍了一下大腿站起身。他大概看到身着藏青色制服的鉴定人员已经离开了现场。亭子的长椅附近，只剩下野上部长刑警的身影。他和平常一样，衣着朴素地站在那里，那身打扮若是进了枯木林就仿佛迷彩服一样了。

“脚下泥泞还来这儿，真是辛苦了，先生！”

当我和火村走近的时候，部长刑警用挖苦的口气打了声招呼。这是对于外行侵入自己神圣的职业领域产生的反感。可以想像他的情绪应该是很自然的，而且每次如此。恐怕哪天他要是好言相对，我们反而会神色难看禁受不了了。

“那儿有重要的证物，请小心，别踩上去！”



他指着水泥铺就的散步小道和亭子之间潮湿的地面。所谓证物，就是桦田警部刚才提到的足迹。因为加了一块大金属板在那儿，其实即使他不说，哪怕是小孩子也不会不小心踩乱的。

“刚才听警部说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足迹。”火村蹲下身子仔细看去，“鞋底也不清楚嘛。这样的话，似乎就很难判断是不是被害人穿的鞋子了。”

野上用两根手指捋着鼻头。

“是啊。这样就无法判断了。只能说雨停以后有穿着女鞋的人曾经从这儿走过。也许是被害人走来的足迹，也许是不相干的行人走过的足迹。”

如果这是白石七惠走来的足迹，那当然应该到此为止。但是，如果是不相干的行人留下的足迹，那么那个人——应该是位女性——又去了那里呢？我扫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如前图所示，水泥的散步小道穿过亭子一直延伸到了公园的后门。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话，恐怕只是碰巧在亭子的前面留下足迹后离去了吧。

“被害人的随身物品是什么样子？”

火村站起身，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反而很自然地向野上询问道。这样一来，部长刑警也不再说什么怪话而是如实向我们吐露了实情。

“手提袋啦小钱包之类的一样也没有，只有身上穿着的

东西。”

“可能是被罪犯拿走了。”

“被害人也不是住在这附近的，应该不会空着手溜达到这儿来的吧。”

“如果只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倒像是盗贼的勾当，不过——”

野上打断了火村的话。

“不对呀。因为被害人在临死之前顺口说出了‘原谅他（她）’，不可能是要原谅流窜的盗贼。那是相识的罪犯玩弄的蹩脚的小花招。一面玩了个小花招，另一方面没有彻底致其于死地就慌忙逃走了，从这一点来看，这人当时大概是乱了方寸。”

我想或许是被害人的手提袋或是钱包里有罪犯所需要的东西，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独创性的见解，便没有吭声。即使说出来，恐怕也只会遭到野上的抢白：这种情况早想到了。

桦田警部深知经验丰富的顽固的部长刑警对我和火村都没有好感，对于这样的对话一直微微苦笑地在一旁看着。看到说话间出现了一点空隙，便在这时插了进来。

“白石七惠的现住所是神户市东滩区，听说孩提时代就住在离此地步行大约十五分钟左右的地方，有几个童年时期的朋友住在仁川。据说她和其中最亲近的一个人就在出事的前天晚上在三宫一起吃过饭。”

“是女性朋友吗？”火村问道。

“是的，是一位叫江波千穗的女子。刚刚和她取得了联系。她是通过电视新闻知道了这件事，给警察打来了电话。她是为了祝贺学生时代的朋友生孩子而去了冈山，现在正在急忙往回赶，大概还需要一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

“她是不是很震惊？”

“是的，我和她通了电话，她的声音显得非常惊讶。因为详细情况要等她到署里来了以后再说，所以也没有多问。”

“出事的前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和平常一样呢？”

“好像是。不过，她还说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什么事？”

警部抚摸着刮剩下的下巴上的胡子说道：

“吃完饭离开饭店之前，白石七惠用公用电话往什么地方打了一个电话。江波千穗说她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一直等到电话打完，听到了一点点电话的内容。对方是谁并不知道，但据她说在她所听到的话里面有这样的内容：‘那个不行。’‘那个可以。风雨无阻哟！’”

火村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没有出声，像是轻轻地重复了一遍风雨无阻。

“那好像是她自己的书名吧？”

听到他问，我便答了一声“是啊”。

“但是，当时她所说的‘风雨无阻’也不一定就是自己的书名吧！听说那已经出版一年多了。”

野上说道。话虽如此，但她当时说到自己的著书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那个不行”啦“那个可以”啦，也许是在评价自己著书中的优劣之处。

“我呀，一听到风雨无阻这句话首先会条件反射地想到运动会啦郊游之类的事情。”

桦田警部笑着说出的这席话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白石七惠本身没有写过以此为名的那样一本书的话，我大概也会那样想的。刚巧又是运动会和郊游的季节。

“好啦，关于‘风雨无阻’就先放到一边吧。比这更引起注意的是这样一句证词，白石七惠曾经问道：‘明天晚上，行吗？’所谓‘明天晚上’不用说就是出事当晚、三号的事情。‘行吗？’也可以理解为询问有没有空。当时白石七惠可能正在和什么人约定三号的晚上见面。也就是说，正在和这次事件的罪犯通话的可能性很大。”

虽然我原本也是这样想的，但听到警部的这席话后，又产生了疑问。“明天晚上，行吗？”这样询问对方可能存在无数的情况，因此我觉得“可能性很大”似乎是言过其实了。

“这个地方很微妙啊。”野上说道，“真想更详细地听听前言后语！”

“搞不清含义的话……”

交换过意见的两位刑警，也许是注意到了火村的沉默，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而这位犯罪学者还一直蹲在那里，注视着地上残留的足迹。就那样停顿了一会，可能是感觉到头顶上我们投注的目光，便仰起了脸。

我问：“足迹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的不是鞋印。这里出现了一个坑洼，看见了吗？”

为了让警部们看清楚，他把上身歪到一边。桦田和野上朝火村手指的地方凑过脸去，几乎额头碰上了额头。从两人肩膀的间隙中我也看到了那个极浅的小坑洼，看起来像是用拇指轻轻摁上去的痕迹似的。

“不是一个 还有两处呢。这儿 还有这儿。”

那两处我就看不见了，但两位刑警似乎已经看到了。

“您的意思这是什么？”

对于野上语中带刺的问话，火村若无其事地答道：“不知道。”

“现在还只能说值得注意。虽然是这么小的坑洼，但如果没有任何物理性的外力作用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我很想知道那是什么。当然，那也许和事件没有关系。”

“就是。别找错了着眼点。要是有了结论敬请通知一声。”

野上冷冷地说了一句，像是故意似的打了个哈欠。不，所谓故意不过是我的印象，也许只是由于连日紧张的公务劳

累所致。

“ 噢 ,那是 ?”

火村脸朝着公园的入口处说道。有一位肩背大背包、手持花束的男子正向这边走来。

3

“ 真是太遗憾了。我还是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头脑里面一片混乱…… ”

在长椅上端坐下来的他，说到这里便说不下去了。看起来还只有二十几岁的样子，但发际已经后退，额头显得很宽。不知道他本人是什么感觉，因为这一点使得他显得颇为文质彬彬。身上的西服很合体，言谈举止也显得气质不俗。

东阳出版 书籍编辑部

服部史郎

刚才交换的名片上是这么写的。他是死去的白石七惠的责任编辑。听到噩耗以后很震惊，心情混乱也未必不合情理。不过，因为交往的长短、深浅各自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责任编辑如果显得极度悲伤的话，也有可能是有令人吃惊的背景。服部史郎怎么样呢？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这并

不只是胡乱猜测，两人恐怕已经结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而且时间不会很短。

“白石女士的成名作是贵公司出版的吧！”

我猜想当时的责任编辑会不会就是他呢，一问之下果然如此。

“是的。是一本名为《风雨无阻》的随笔集。原稿拿来的时候，是我第一个读的，也是我决定出书的。出版无名新人的新作是很冒险的，但我当时相信内容如此充实的作品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关注。所以，我和白石女士的交往是从她出第一本书开始的。”

若是这样的话，可不是简单的责任编辑的关系了。

“东阳出版所出的白石女士的书是……嗯……”

“是四本。她出的书总共十本，出得最多的就是我们出版社。而且，现在正在准备出第十一本书。作者校订都已经结束了，没想到……”

所谓作者校订，指的是作者重新看一遍校样并加以校正的工作，既然已经顺利地进行到这一步，那也就等于书的内容已经完成了。

“在我出差来到这里的日子里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我也只能带来这个了。”

编辑扫了一眼自己带来的花束。那束花被放在白石七惠的遗体躺过的地方，其中点缀着据说是故人所喜爱的白蔷薇。

薇。他也许在想：自己正是为了献上这束花才在命运的驱使下出差来到此地的吧！

“您是昨天来到这里的？”

看到刚刚来到惨剧现场情绪显得不太稳定的服部此时已暂时平静下来，于是桦田警部开始了询问。

“是的。我是晚上七点左右到大阪的。”

“是和作家方面有所约定吗？”

“是的。不过，昨天只是在大阪住一夜，约定是今天中午见面的。一般说来，今天一早从东京出发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的家在茨城附近，所以一早出发太紧张了。”

因此才在前一天来到大阪的，约定中午见面的是刚刚获得新人文学奖的年轻作家。不用说，他是取消了约定直奔这儿来了。“心想晚点起床也不要紧，所以今早醒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然后下来到旅馆的餐厅一边用早餐一边看报纸，这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我吃惊得把正喝着咖啡都洒了。”

确实，在领带遮挡的地方能看到衬衫上的污渍。

“昨天晚上您做什么了？”

“最近一会儿信州、一会儿东北连续出差搞得筋疲力尽，所以也没出去逛夜景，早早睡下了。为了确认一下作者校订中的一些问题本想和白石女士见一面的，几天前打电话问了一下，昨天她好像已有计划，所以讲好今天晚上见面的，可